



老杨家的有些事

——《大同》之二十八

侯建臣

风萧萧兮御水寒，辽乾亨四年（982）九月，北方地区的秋凉里已经带了丝丝寒意，辽景宗耶律贤病死在焦山行宫，皇后萧燕燕在耶律斜轸和韩德让等人的协助下，推年仅12岁的耶律隆绪继位。这个过程惊险曲折，人际关系暗流涌动，正如萧燕燕对那些忠于她的臣子们说的：“母寡子弱，族属强大，边防未靖，该如何是好？”

该如何是好？这是一个女人的无奈叹息，也是其面对复杂局势的求助信息。但萧氏最终理清了“如何是好”到“如何致好”的路径，以阴谋阳谋、正当的不正当的手段，在众多强大族属覬覦的目光里，稳定了局势；但边疆确实一直就没有平静过，争夺土地、资源、人口的战争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即使偶尔平息，也都是再积蓄力量。

当耶律隆绪即位，摄政的萧燕燕站在焦山的朗月下与韩德让感受甜蜜爱情之后不久，南边的宋朝开始调兵遣将，大规模北上。

宋军此次北上，有一个重要人物出场了，他就是杨业。杨业原本是并州人，也或者是保德州人，还或者是麟州人，但这都不重要。人生无常，状若浮萍，不动的土地，流动的生命，谁又能说清自己籍籍何地、归于何处？杨业归宋大致在宋太平兴国四年（979），这一年二月，宋太宗赵光义亲自带兵北上，围攻并州，逼降最后一个割据势力刘继元的北汉。北汉一直依附强大的契丹，宋忙于实施“先南后北”政策收拾南方诸地，又忌惮北汉之北的契丹，就一直让北汉存在着。作为北汉臣子，杨业此时名杨继业，他曾被北汉刘钧认为义子，与刘继元同为“继”字辈。宋灭北汉，杨

业一直坚持抵抗，最后宋太宗让刘继元写信招降，才归降了宋朝。杨业曾为北汉节度使，英勇善战，人称“杨无敌”。降宋之初，他被任命为右领军卫大将军。后不久宋太宗因为杨业处理边陲事宜有经验，委任他做了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是时任三交都部署潘美的下属。身在边陲之地，把守宋朝北方门户，杨业在与辽的多次交锋中，逐渐有了名声，让宋人敬仰，让辽军忌惮。

有一次，辽军进犯雁门关，杨业没有正面出击，而是带领千余轻骑，过深沟，绕小道，悄悄转到辽军背后。辽军马头朝前，剑锋直指雁门关，根本没有想到在他们身后会突然响起厮杀喊叫声，军心大乱，一败涂地。从此杨业之威名，响彻雁门关外。这次胜利之后，杨业被朝廷提拔为云州观察使。

应该是，边陲战事频繁，大冲突年年有，小摩擦日日见，杨业的名声就是从这个时候在民间流传开的。

而另一场战争，虽然让杨业走到了人生的终点，也使他的英名在雁门关外的金沙滩永久流传。

辽太宗即位之初，就有北宋边臣向宋太宗进言，趁契丹“母寡子弱”、朝政不稳之机，攻打辽国，收回燕云之地。关于燕云十六州，包括“罪魁祸首”石敬瑭在内的中原政权，一直想收回，却未能如愿。宋朝建国后，当然也有迫切的期望。经过几年的准备，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农历三月，宋以曹彬、田重进和潘美为都部署，分东路、中路、西路三路北上攻辽。东路以曹彬、米信为正将和副将，主攻雄州、霸州一线；中路田重进主攻飞狐一线；西路以潘美、杨业为正将和副将，出兵雁门关。

一开始，战争还算顺利，东路军步步逼近幽州之地，中路军收复了飞狐、蔚州和灵丘等地，西路军一连攻下寰州、朔州、应州和云州四个州。胜利往往容易冲昏头脑，特别是开始的胜利，很容易成为野马一样的烈性烧酒，在人的头脑里横冲直撞。东路军曹彬攻下数城，正志得意满，但听说中路、西路军收获更大，为了抢夺战功，在身边将士的鼓动下，督促大军全面进攻。辽国萧太后看到东路宋军来势凶猛，便调集各路兵马，集中全力对付东路宋军。在涿州西南40里的歧沟关，大败宋军。曹彬带领的东路军为宋军主力，东路军一败，战场形势一下子发生了变化。辽军在派一部分兵马追击宋东路军的同时，又以主要兵力对付中路军。五月，辽军在蔚州大败中路宋军，杀死宋军两万多人，重新夺回了飞狐和灵丘。七月，辽军又大败宋西路军，重新夺回了云州、寰州、朔州等地。

理想很丰满，宋太宗举全国之力，分三路北上，就是冲着他的理想去的。估计他做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或者若干个梦，梦到宋军已经收复了北方十六州，而那个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或者若干个梦，他都是笑醒的。不知是天不遂人愿，还是能力不逮，也或者是哪一个环节出了严重错误，总之是雄赳赳挥鞭向北，却收获了一个灰头土脸的骨感现实！接下来，就是败退了。

在败退的过程中，潘美、杨业带领的西路军负责护送云、朔、寰、应四州的官民。如何完成护送任务，杨业和监军王侁有不同意见。杨业鉴于契丹军气势正盛，认为应设伏固守以保全民众，监军王侁则不赞同杨业的意见，并讥讽

杨业贪生怕死。无奈杨业被迫出战，辽元帅耶律斜轸得知情况后，派兵设伏，把宋军团团包围。宋军四面受敌，寡不敌众，经过力战，撤退到当时说好有后方部队接应的陈家谷口，发现并没有一个士兵，杨业拍胸大哭，然后率部与辽军再战，最后部下几乎全部战死，杨业被俘。

“皇上对我恩重如山，本想捍贼立功，反为奸臣所嫉，逼令赴死，致使王师败绩，我还有何面目活在世上！”杨业被俘后，誓死不降，三天后绝食而死。一代豪杰的人生之旅就此结束，令人惋惜。宋朝为了表彰杨业的功德，追赠他为太尉、大同军节度使，也算是与“大同”这个词结下了缘分。

杨业的七个儿子，随他同时战死一个，另外几个抵御辽和西夏也多有战功。特别是杨延昭，一直待在边陲，抵抗契丹20多年，契丹人特别害怕他，称他为“杨六郎”。杨延昭的儿子杨文广曾随狄青南征，后曾在泾州、镇州为将，但30岁左右就死去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功绩。而关于“杨家将”的诸多故事，大多是民间以杨业的事迹为基础，不断演义而成。潘美为北宋开国名将之一，杨业从归宋以来，基本上为潘美部属，在多次战争中进退，而各种演义里为了衬托杨家的忠烈，把潘美描写得十分不堪，这实在是让这位能臣良将背了一个大大的黑锅。



北魏铁马洪流

杨刚

大同城东的石家寨村，在20世纪60年代只是城郊的一个普通村落，直到进入21世纪在城市化的快速进程中才成为平城区的一个社区。在今天的楼宇掩映中，人们大多忘却了这里的田野，忘记了1965年这里曾经发掘过一座国宝级的北魏墓葬，其中出土的漆屏是我国首批64件禁止出境展出的文物之一；出土的北魏陶俑阵气势宏大，展现了15个世纪前帝都平城骑兵的建制与装备水平，令人震惊。

1965年秋天，石家寨生产队的社员来到村西打井。当他们打到地下3米深时，一位社员说挖不动了，地下有坚硬的东西。继续开挖，一座规模宏大的砖砌古墓初露痕迹。社员当即停止作业，向上汇报。随后就是专业人员现场勘察和抢救性发掘。挖开墓道后，考古工作者发现古墓有被盗痕迹，不过还是出土了450余件珍贵文物。根据墓志确认，墓主为司马金龙，东晋皇室后裔，其父司马楚之归降北魏受封琅邪王，金龙袭爵。比《魏书·司马楚之传》，证实墓主人为司马金龙无疑。

司马金龙祖籍为河内郡温县（今河南焦作一带）。北魏明元帝拓跋嗣在位时，作为东晋皇室成员的司马楚之受到权臣刘裕的迫害而逃离南方归降了北魏。在京都平城，司马楚之娶了北魏王室的河内公主为妻，生下了司马金龙。司马金龙为司马楚之的第二子，从小在平城中华学（北魏时的中央教育机构）受到良好的教育，人为中散大夫，后擢升为太子侍讲。从墓志可知，司马金龙还有侍中、镇西大将军、吏部尚书、司空、冀州刺史、琅琊康王等多重头衔。太和八年（484），司马金龙去世葬于平城。

司马金龙墓中随葬的陶俑阵容庞大，组成了一支完整的出行仪仗队，其中骑兵俑占据了相当比例，既有导骑俑、骑马仪卫俑，还有堪称“精锐中的精锐”的甲骑具装俑。陶俑生动地展现了北魏贵族出行的威仪，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骑兵的建制与装备水平。

走进大同博物馆司马金龙墓俑阵展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排列整齐的导骑俑。它们位于俑阵的前方，身材相对矮小，头戴鸡冠风帽，身着窄袖长袍，腰间束带，骑在未披甲的陶马上，手持马鞭，姿态轻盈，显然是负责开路、警戒的轻骑兵。这些导骑俑的服饰带有明显的鲜卑民族特色，窄袖长袍便于骑射，鸡冠风帽是北魏早期游牧民族的典型装扮，与中原汉族的宽袍大袖形成鲜明对比，彰显出北魏骑兵的游牧基因。

导骑俑之后是规模更大的骑马仪卫俑。这些仪卫俑身材高大，头戴兜鍪，身披两档铠，肩上有披膊，腿上有护腿甲，左手握缰，右手或持矛、或握剑，姿态挺拔，神情肃穆。马匹大多未披甲，但体型健壮，昂首挺胸，马尾束起，四肢肌肉线条清晰，力量感极强。骑马仪卫俑的铠甲样式既有鲜卑民族的简洁实用，又融入了中原铠甲的防护理念，两档铠轻便灵活，便于骑射作战，是北魏骑兵的标准铠甲配置。

俑阵的方后是引人注目的甲骑具装俑。甲骑具装，就是骑手与战马均披铠甲的重装骑兵。在冷兵器时代，这种骑兵就像现代陆战中的坦克一样，兼具强大的防护能力与冲击力，是突破敌阵的关键力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甲骑具装俑，骑手身披厚重的铠甲，兜鍪遮住整个头部，仅露出双眼，铠甲由铁制或皮制甲片缀连而成；战马披挂完整的马铠，包括保护马头的“面帘”、保护马颈的“鸡颈”、保护马胸的“当胸”、保护马体的“马身甲”和保护马尻的“搭后”，除了眼睛、四肢和马尾外，全身都得到了严密保护，仅留出四条腿用于奔跑。

这些甲骑具装俑的姿态极具张力，骑手手持长柄马槊，身体微微前倾，仿佛正准备冲锋陷阵，战马则昂首奋蹄，肌肉紧绷，展现出蓄势待发的气势。从细节上看，陶俑制作精细，骑手的铠甲甲片排列整齐，纹理清晰，战马的马铠也刻画得栩栩如生，甚至能看到甲片之间的缝隙，足见当时北魏陶塑工艺之高，也反映出当时甲骑具装的普及程度。

骑兵俑之外，司马金龙墓还出土了大量单独的陶俑。这些陶俑体型各异，有高大健壮的战马，也有小巧灵活的坐骑，大多姿态昂扬、线条流畅，展现出北魏时期马匹的优良品种。这些陶俑的造型细节为今人研究北魏骑兵的马匹饲养与选育提供了重要线索——战马多为短头、宽胸、厚臀、四肢粗壮，适合长途奔袭和冲锋作战。显然是经过精心选育的优良品种，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北魏对骑兵战马的重视。

岁月无声，陶俑传神。北魏时期，盛行厚葬，贵族墓

葬中常随葬大量陶俑，而骑兵俑与马俑更是重中之重。司马金龙墓之外，北魏其他墓葬出土的骑兵、马匹形象也相互印证，共同拼接着骑兵图景。

大同城南智家堡北魏墓出土的骑兵俑，与司马金龙墓的甲骑具装俑风格相似，但更为简洁。这些骑兵俑的骑手身披两档铠，头戴兜鍪，手持马槊，战马披挂马铠，但马铠的装饰相对简单，没有过多的彩绘，显得更加质朴。有一部分骑手的铠甲上刻有简单的纹饰，研究者推测可能是不同部队的标识，这也为研究北魏骑兵的编制提供了重要线索。平城区迎宾街北魏墓群出土的骑兵俑则展现了轻骑兵的风貌。这些骑兵俑大多未披甲，身着窄袖长袍，头戴风帽，手持弓箭或短刀，战马也未披甲，体型小巧灵活，姿态轻盈，显然是用于侦察、追击、骚扰等任务的轻骑兵，与重装骑兵形成互补，构成了北魏骑兵的核心体系。

北魏都城平城之外的墓葬，如忻州九原岗北魏墓、西安草场坡北魏墓等，也出土了大量骑兵俑和马俑。忻州九原岗北魏墓的壁画中，描绘了大量骑兵形象，这些骑兵或冲锋、或巡逻，姿态各异，与陶俑相互印证，进一步还原了北魏骑兵的作战场景。西安草场坡北魏墓出土的骑兵俑，骑手身披铠甲，战马披挂完整的马铠，马铠的各个部分清晰可见，与司马金龙墓的甲骑具装俑形制基本一致，说明这种重装骑兵的装备在北魏时期已经相当普及，在北魏疆域内广泛使用。

北魏初期，军队主要以鲜卑部落兵为主，实行“兵民合一”的制度，部落中的成年男子既是牧民也是士兵，平时放牧战时出征，骑兵是这支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此时的骑兵建制相对简单，主要以部落为单位，由部落首领率领，没有明确的层级划分，但机动性强，适合草原作战。

北魏中期，随着汉化进程的加快，军队建制进一步完善，形成了中军、镇军、州军三级体系。其中中军驻扎在平城，是北魏军队的核心力量，而骑兵则是中军的主力。中军分为宿卫骑兵和野战骑兵，宿卫骑兵主要负责守卫皇宫和都城，由皇帝直接统领，装备精良，人员精锐；野战骑兵则主要负责对外征战，由大将军统领，机动性强，战斗力突出。

平城周边的军镇也驻扎着大量骑兵。北魏在北方边境设置了六镇，军队以骑兵为主，战斗力强悍。这些骑兵不仅负责守卫边境，还经常配合中军出征，成为北魏骑兵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魏骑兵的数量，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也是相当可观的。从初期的数万骑，发展到中期的数十万骑，成为一支震撼北方的铁马洪流。据史料记载，拓跋焘时期，北魏的骑兵数量达到了数十万之多，其中中军骑兵就有12万，加上边境军镇的骑兵，总数量可能超过30万。

北魏之所以能拥有如此庞大的骑兵数量，原因之一是北魏的游牧民族属性，鲜卑人世代以游牧为生，家家户户都饲养马匹，为骑兵部队提供了充足的兵源和战马；其次，北魏建国后，重视战马的饲养与管理，在云中、朔方、陇右等地设置了大量的马场，巅峰时期拥有300多万匹战马，大同周边也开辟了大片牧场，战马保障充足。

司马金龙墓出土的陶俑阵中，骑兵俑就占了一半以上，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当时大同地区骑兵的数量之多、地位之重要。而其他北魏墓葬中出土的大量骑兵俑也进一步说明，骑兵在当时大同地区的军队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是北魏军队的核心力量。也正是凭借重装骑兵的威力，北魏军队一步步击败对手，统一了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

北魏骑兵的重装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隋唐时期，重装骑兵依然是军队中的精锐力量，用于正面突破敌阵。到了宋辽金时期，重装骑兵再度复兴，辽军、西夏军、金军的主力都是重装骑兵，其中金军的“铁浮屠”便是北魏甲骑具装的基石上发展而来，称雄一时。元末明初，随着火枪、火炮的应用，重装骑兵逐渐失去用武之地。

千年岁月流转，平城的铁马嘶鸣早已远去，但北魏骑兵的传奇通过一座座塑像镌刻在了历史的长河中——那些披甲执锐的勇士和昂首奋蹄的陶马静静诉说着过往的辉煌与豪迈，也回应着曾经的民族大融合进程。



月华朝阳

李鸣放摄

有爱无碍

李东海

又一个全国助残日即将来临，这是一个属于我们每个残疾人的温暖节日，这个日子，从来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日复一日的陪伴、实实在在的帮扶。随着这个日子的临近，那些温暖的记忆又涌上心头。

身体的不便，曾像一道无形的枷锁，把我们困在方寸之间，远山近水、外面的世界，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奢望。我们羡慕别人说走就走的旅行，渴望触摸远方的山川湖海，渴望感受不同的风土人情，可身体的不便、行动的阻碍，让这份向往一次次被深埋心底。感谢残联，帮助我们圆了藏在心底的看世界的梦想，点亮了我们的生活。于我们而言，残联从来不是一个机构，而是最贴心的港湾、最坚实的依靠，是那个牵着我们的手，帮助我们冲破身体的局限，去看世间风景的“引路人”。

难忘去年，基层残联把残疾人的期盼放在心上，精心组织开展“拥抱世界，共享美好”踏青春游（秋游）活动，用爱与责任，为我们扫清了出行的所有障碍。活动筹备之时，工作人员摸排大家的身体状况，细心规划适合残疾人出行

的路线，大到行程安排、安全保障，小到饮食休息、照护搀扶，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得细致周全。他们用耐心与细心，打消了我们所有的顾虑，让我们放下心中的忐忑，满怀期待地踏上奔赴美好的旅程。

春暖花开，阳光明媚，平城区残联组织100多名残友走进灵丘县桃花山，漫山遍野的桃花灼灼盛开，淡淡的花香沁人心脾。大家慢慢行走，静静欣赏这片绚烂花海，心情像被清风拂过，所有的烦恼与忧愁都被这温柔的美景融化，嘴角不自觉地扬起久违的笑容。

夏日，云冈区残联组织残友们来到桑干河大峡谷，两岸峭壁巍峨，山间溪水淙淙，伴着清脆的鸟鸣，汇成一首自然的乐章。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洒下，落在身上暖暖的，我们伸手感受山间的清风，聆听大自然的声音，才发现原来世间的美好，如此触手可及。

七月，云州区残联组织残友们奔赴乌兰察布大草原，一眼望不到边的碧绿草原，与蓝天白云相连，风吹草低，牛羊成群，辽阔的景象瞬间开阔了大家的心胸。大家坐在草地上，看着天边的云朵缓缓游走，听着牧民悠扬的歌声，心中



满是震撼与感动，长久以来被困住的心灵，在这片辽阔天地间得到了释放。

九月，秋高气爽，云冈区残联组织残友们走进忻州古城，古色古香的院落、错落有致的古建筑，处处透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大家相互搀扶，穿梭在古街小巷，感受着千年古城的烟火气息，仿佛穿越了时光，领略到不一样的人文风情。

深秋时节，落英缤纷，平城区残联组织残友们来到右玉县杀虎口，大家站在古老的关隘之上，回望历史的沧桑变迁，感受千年雄关的雄浑壮阔，心中满是感慨。

一路上，残联工作人员全程陪伴，细心搀扶、耐心照料，时刻关注着大家的身体状况，生怕有丝毫不适。残友们相互鼓励、彼此照应，说说笑笑、其乐融融，大家争相拍照留念，把每一个美好的瞬间定格。没有嫌弃，没有隔阂，只有满满的关爱与温暖，大家尽情享受

旅行的快乐，真切感受到了被重视、被呵护的温暖，心中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满得要溢出来。

每次旅行，带给我们的不只是眼前的风景，更是心灵的慰藉，让我们知道，我们从未被遗忘，残联始终站在我们身后，用爱为我们撑起一片天。

感谢残联，感谢每一位默默付出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用温暖的双手，牵着我们走出小屋；是你们用满满的善意，圆了我们看世界的梦想；是你们让我们感受到，身体的缺陷不是人生的枷锁，只要有爱相伴，我们同样能看见世间所有的美好，拥抱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往后，我们会带着这份温暖与感动，心怀阳光、勇敢前行，以乐观向上的姿态面对生活，不辜负这份沉甸甸的关爱，在温暖的阳光下，绽放属于自己的生命光彩。